



菜盒子里的时光密码

井玉梅

母亲是烙饼高手，菜盒子更是她的拿手绝活。尤其在夏日，当苋菜吸收了炽烈的阳光和暴雨的雨水，肆意泼洒生命力的时候，她便要张罗着做这一口了。她并不常做，仿佛菜盒子是一种时令的仪式，非得等到菜蔬积攒了足够的能量，非得等到一家人的胃口都被吊得高高的，她才肯从容地施展这番手艺。

首先得收拾那些苋菜。菜是前一天从园子里摘回来的，母亲只掐苋菜最嫩的尖儿，摘的时候还带着水珠，亮晶晶的。洗净苋菜，放在甑片上晾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外表干燥的苋菜就会被细细地切碎，浓郁的、属于泥土的新气息，一下子迸发出来。

我总爱在一旁看着。看她倒面粉，加水，将松散的面粉揉搓成光滑的面团，然后用那根两头尖、中间鼓的擀面杖，利索地向前推。面团在她手下听话得很，转着圈儿地延展，接着就能看到面皮在擀面杖上上下翻飞，卷上，又擀起，不一会儿，便成了一片均匀的、圆圆的薄皮，像硕大的银盘，静静地铺在案板上。

最奇特的是她铺菜与撒蛋的法子。她把高粱秆子做的馍盘子翻过来，将擀好的面皮，平平地摊在上面，切好的苋菜则堆在面皮上，再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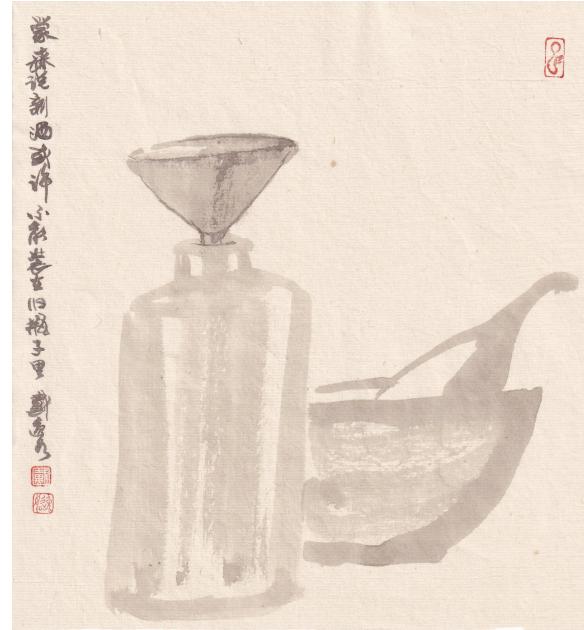
匀地铺开，撒盐，滴香油。她拿起鸡蛋，用尖头在桌子上轻轻地磕碎一小块，抠下碎壳后，以蛋为笔，蛋液为墨，开始书写篇章——只见她将手悬在苋菜上空，微微顿一顿手，那金黄的、黏稠的蛋液，便如同雨点从天而降，悠悠地、一圈一圈地淋在菜上。她的手极稳极匀，那蛋液也分布得极妥帖，像是给切碎的菜缀上了点点花朵。此时，另一张备好的面皮被飞快地盖上，手指灵巧地在四周轻轻按实。一时间，馍盘子上便卧着一个圆满的、鼓胀的“月亮”了。

在母亲铺菜撒蛋时，鏊子底下，文火慢燃。母亲托着馍盘子的边沿，翻转手腕，把“月亮”顺势拍在鏊子上。片刻后，那面皮的边缘由白转透，泛起些微焦黄的斑点。我仿佛能听见里面苋菜的汁水被逼出，与蛋液温柔地交融，发出细微的、无声的合唱。此时，她用木挑子小心地探入菜盒子的底部，两只手配合着，我还没看清楚动作，那菜盒子便在空中利落地翻了个身，重新落在鏊子上。露出的一面，是漂亮的，带着浅褐色烙花纹路的烙痕，一股浓郁的、混合着面焦香与菜清香的暖气，直扑入鼻。

待到两面都烙得恰到好处，母亲便将这热气腾腾的

“月亮”请到案板上，用刀“十字”切开，分成匀称的四块。切开的刹那，最是动人。你看那断面：边缘是半透明的、带着韧劲的面皮，往里，是熟了的、依旧翠绿的苋菜，而其间，那蛋液早已不是液体，它凝结成一片片嫩黄的、云朵似的块状，丝丝缕缕地嵌在菜的纤维里。菜的清鲜，蛋的醇美，面的麦香，还有油盐恰到好处的提点，全都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了一处。

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拈起



●牛博士问道 酒和瓶

戴逸如 文并图

一块，顾不得烫手，大口咬下。外面是微脆的，里面是软糯的，苋菜略韧，鸡蛋嫩滑，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。

多年后，我吃过不少精致的点心，尝过南北各色的馅饼，但总觉得没有一样能及得上母亲那菜盒子的风味。我想，那风味里，不仅有面粉、菜和蛋的完美融合，还有她揉进面里的耐心，有她悬手撒蛋时的专注，有她烙饼时额上细密的汗珠，更有家所给予的、最本真的慰藉。

偶尔，我也尝试着做做，用菠菜、韭黄或任意食材。不管口味如何变化，咬上去的每一口菜盒子，咀嚼的都是旧日时光。那温润的暖意，从舌尖一直滑落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至今不散。

十月，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杭州，本该秋风轻吟，满城桂香，“若塘若柿，恍入灵鹫金粟世界”。呼吸之间，“五内芬馥，心清神逸”。然今年夏季明显延长，且气温偏高，桂花迟迟未开，玉兰、樱花却“瓣影红绡，争妍弄色”。

翘首以盼，忽日，秋雨悄然来临，气温陡降，枝叶飘零，落叶纷飞。触景生情，我想起了杜甫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诗句，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，写起晚秋之景，竟是如此深情。

秋意浓兮，空气中弥漫着几分萧瑟却宁静的气息，这宁静，源于其别样的美。被秋意渲染的美景何其多。最明显的一种，枫叶火红绚烂，一眼望去，满满都是深秋的热烈之美。

秋意浓兮，田野里的稻谷和玉米，一夜之间由青绿变成金黄，这样的稻谷或玉米，滋润饱满，一派丰收景象。

秋意浓兮，各种菊花竞相吐蕊，形态各异，美不胜收。秋风中，它们轻轻摇曳，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，又似浅唱着秋天的赞歌。而我的母亲每年此时，就会采下朵朵杭菊，晾晒在院子里，自然风干后，只需一朵菊花，加几粒冰糖泡茶，抿上一口，清香扑鼻，回甘悠长，淡雅如清风，令人陶醉，又能解秋冬之困。

秋意浓兮，残荷上的露珠，仿佛儿童的纯真眼泪，晶莹剔透。茎秆上的裂纹，记录着它们成长中与风雨抗争的历程。枯败褐色的荷叶，映射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轮回。残荷之韵，是晚秋的诗篇，更是生命的赞歌。用心感受着那一池的静谧与凄美，喧嚣的尘世中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份宁静与慰藉。

秋意浓兮，也能让我们的心一下子沉静下来啊，生命的每一步，因此多了份温柔与从容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××基础，××就不基础

丁士舜

近期，网上悄然流行起一种穿搭法则：“基础款就不要再搭基础款”“上身基础，下身就不基础；下身基础，上身就不基础”。这种带有极强反差感的句式，迅速在网络中流行开来。随着网友各种二创玩梗，“××基

础，××就不基础”迅速破圈，现已演变为万能模板，广泛应用于穿搭、社交、职场等领域，并衍生出美食、健身等场景的“搭配法则”。如“做法基础，原料就不基础”的甜品案例；再如“工资基础，工作量就不基础”的职场自嘲。

蒙森说：“新酒或许不能装在旧瓶子里。”
牛博士说：“装了会怎样？不装又如何？这里藏着颇为诱人的问题。”

三十五

于德福见自己出了丑，心里不服，要横不成，又来软的：“陈会计呀，你看我这个腿都残疾多少年了，媳妇也混没了，苦了吧唧地混日子，你就没点儿同情心吗？”

陈会计说：“我知道你腿脚早就有毛病，可你没有残疾证，上级也没你的档案，我这表里没你名字，你不能怪我啊。”

于德福把胳膊一轮：“得了吧，刘大拐他们的残疾证怎么来的，你敢说不是你们帮着办的？别像磨坊的驴蒙着捂眼儿布说瞎话，你就来句痛快话，我的残疾证办不办？”

正在这时，李金才和马怀云走了进来，于德福一见，跳了起来：“正好，拍板定案的来了，我的残疾怎么办吧？”

李金才说：“我一进院就听见你闹了，于德福，你还有完吗？我早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要不要带着你去民政局再做一回鉴定？”

于德福眨巴眨巴眼：“啊，你找的那人糊弄我，说我俩腿

长短差不到五厘米，差一米那不是少一条腿？”

李金才说：“你颠脚是事实，但人家不给你定级，你没有残疾证，国家政策是铁的，谁也不能因为你改政策啊。”

于德福说：“刘大拐是残疾，我不是，都是上级给的钱，多少也让我沾点光，实在不行给我弄个一次性补贴也行啊。”

李金才板起脸：“于德福，该给你的少不了你的，不该给你的不能瞎给。”

于德福歪歪脑袋：“啥叫该给？啥叫不该给？我的毛病也是明摆着的，怎么，都是瘸子，他们就可以有残疾证，我就没有。”

李金才说：“你别闹了，你这点儿毛病，根本不影响劳动，你要是不懒，所有农活儿你都能干。”

“咦，李金才，你意思我这瘸是装的，对吗？李金才，我说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要不把这瘸脚让你，赶明儿你瘸几天试试，看看干活儿方便不方便。”

马怀云做了个往下压

秋意浓兮
杨应和

的手势说：“行了，李书记你消消气，于德福的事好解决。”说着，他拨通了县民政局的电话，一番客气后，转脸对于德福说：“我联系好了，明天你去县民政局找优抚科。”然后转向李金才：“我建议让陈会计跟于德福跑一趟。”

天津人民出版社
杨伯良著

情暖陈家湾

于德福冲任人一个坏笑：“反正我也是残疾人，以后不关照着点儿，我还会闹。”然后踮着脚在屋里转。

连载

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章开沅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四十三、就读金陵大学(5)

复员后校园的暂时平静已经不复存在，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。

按照我的个性与既往经历，我应该是很快投入进步学运，但我回校以后却未能及时表明政治态度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如入学不久，对周围情况不大了解，也没有进步同学主动与我联络，寒假又完全与外界隔绝等等。但最主要的原因，还是“青年军联谊会”这个组织对我有所约束。寒假

期间，预备军官管理局曾经给所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发出通知，要求立即成立各高校“青年军联谊会”的分会，但并未告知成立办法与会务领导候选人。回校以后，我发现分会已经成立，并选出王昆山等五人组成干事会，王被一致推选为干事长。王昆山是皖北人，退伍前是宪兵，不属于青年军系统，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悉。

说老实话，在旧军队，多数士兵与基层军官都很讨厌宪兵，仿佛司机之仇视警察。但是，大家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宪兵来当头头呢？据知情同学说，此人好像原来就与预备军官管理局有过联系，是管理局指定由他召集开会成立分会的。他较有社会经验，能说会道，办事麻利，所以大家就一致选他担任干事长。我们复员青年军来自全国各地，很多都互不相识，向预备军官管理局报到并领取补贴(学费已经免除)，由于都是由个人自行办理，因此很不方便。金大联谊会成立以后，首先就把这些事务统一办理，由联谊会领取

后一并交学校伙食团。当然，这正是预备军官管理局对青年军复员学生加强约束的重要措施，而王昆山便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。

第一学期，由于金大刚从成都迁回不久，部分宿舍尚未修复，我们这些青年军新生大致有五六十人，都挤住在一栋宿舍顶层两间面对面的大房间里，清一色双层铺，除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放杂物外，别无其他任何桌椅。我与王昆山恰好同屋，不过我住在近门处双层床的下铺，出入比较方便；他却住在最里面，并且睡在上层。他似乎有意选的这个床位，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室，我们的一举一动便都在他的视线注视之中。我与他从未交谈过，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成见或不敬之处，但有件小事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。我原

先在九中时曾用旧砚台背面雕刻过一幅自画像，自认为是一幅比较满意的标准像。那砚台早就遗失了，但我进入金大后却未能忘情旧作，根据记忆用铅笔重新画了一幅自画像，并且贴上硬纸加固，放在床头。

李金才说：“我一进院就听见你闹了，于德福，你还有完吗？我早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要不要带着你去民政局再做一回鉴定？”

于德福眨巴眨巴眼：“啊，你找的那人糊弄我，说我俩腿